

## 诗 露花语

## 古曲变奏五首

庄晓明

## 梅花三弄

那是谁  
孤独的身影  
依着一把酒壶徘徊

酒壶  
坐在那里  
不动声色  
酿着一段梅的回忆

他倒了第一杯酒  
想品出梅的芳馨

他倒了第二杯酒  
想饮出梅的时间

他倒了第三杯酒  
想把自己喝回去

他每喝下一杯酒  
便深情地呼唤  
徒劳地呼唤  
他徒劳地呼唤了三遍

酒壶  
依旧坐在那里  
不动声色  
等着一个醉汉  
踉跄进空空的壶里

## 渔舟唱晚

太多人  
把它想象成  
丰收的愉悦

其实  
丰收只有喧闹  
哪儿有这般孤独的怡然

波光,霞光  
如何收到网里  
钓竿上的明月  
一路相随  
无须钓线

孤独  
立于船头  
只唱给山水  
船舱  
是空的  
才能随风漂远

渔翁是谁  
不知道  
只知道空空的舱里  
还藏着我和你

说是渔舟唱晚  
其实是我们一同发出了歌声  
却不知不觉

## 阳关三叠

第一叠  
唱给离别之城  
客舍青青  
醉为一缕青烟  
最后一杯柳色  
举起又放下  
它无法移植  
阳关那边的枯寂

第二叠  
唱给守候之城  
最后一杯柳色  
满盈寂寞  
守候千年  
颓败的客舍前

两张空椅  
无言相对

第三叠  
唱给虚空之城  
微雨仍在穿越  
阳关仍那么遥远  
最后一杯柳色  
随苔色蔓延  
一缕返影  
无声而掠

## 广陵散

《太平广记》载:嵇康夜宿月华亭,夜不能寝,起坐抚琴,打动一幽灵,幽灵遂传《广陵散》,更与嵇康约定,此曲不得传人。后嵇康刑前复弹此曲,叹不复为继。

萧疏的竹林  
那个抚琴的背影  
弹入寂寞的月色  
一个喝彩的声音,虚空中  
与他孤独的灵魂回应  
他听到了自己的命运  
在那首幽冥的曲中  
瞬息间诞生,又消逝  
一种炼狱的激情  
来自月光的另一面  
他已厌倦了时间的苟且  
日后,他生命的惟一存在  
便是渴求竹林后的夜色  
完成那首曲子尘世的一节

## 春江花月夜

春——  
在一首古曲里  
世界  
属于了一个季节  
而夏秋冬  
潜隐为某种背景

江——  
我们始终无法探测  
这条江的深层  
只知道  
在一首古曲里  
它与大海相平

那个时刻  
世界暂停了运转  
到达了一个至境

花——  
江畔的花儿开了  
又被月光染成  
一道宛转的虚白  
伴潮水和旋律  
一同流泻

月——  
肯定,是月  
初见了江月

可能,是江月  
最后见人

它们在一首古曲里  
轮回不息

夜——  
不觉到了  
一首旋律的尽处  
我们凌虚踏着  
仍不觉下坠

什么是美丽?有人说,完整的才是美丽的,如归赵时洁白无瑕的玉璧,如庭院中其乐融融的团聚;有人说,残缺的也是美丽的,如东方新生的月牙儿,如古希腊断臂的维纳斯。

有人说,切近的才是美丽的,如商场兑现的打折优惠,如情人之间的依偎缠绵;有人说,遥远的也是美丽的,如引发无尽遐想的深邃星空,如回首悄然逝去的快乐童年。

有人说,清晰的才是美丽的,如唐代丹青高手的工笔花鸟,如总在服务区域的灵通信号;有人说,朦胧的也是美丽的,如蒙娜丽莎似隐若现的迷人微笑,如娇嫩婴儿口齿不清的咿呀学语……

罗丹说:“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原来,只要有了美丽的心情,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美丽的。

培根说:“美犹如盛夏的水果,是容易腐烂而难以保持的。”初生的婴儿,有着藕节似的路膊,有着风铃般的笑声,可总有一天,他们的肌肤也会满是皱褶

## 生活写真

## 偷吃爷爷的杏和枣,真爽

王荣桂

庄子的最东头,住着一户同姓本家,最长的爷爷年事已高。个子小,背驼,耳聋,近视,却拥有一副与生俱来的大嗓门。爷爷在家前屋后栽满了各种果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枣树和杏树。

爷爷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前屋后转悠,别看已七八十岁了,给果树松土施肥、修剪整枝、看赶“天敌”,爬在长长的梯上,站在高高的树杈上,打枣摘杏,挥洒自如,驾轻就熟。

爷爷有个大我两岁的孙子,邻居,同学,又是堂兄,调皮捣蛋,却侠胆仗义。在学校,当生产队里的同学受到挑衅时,他会挺身而出。在家里,爷爷却说他“吃里扒外”。

爷爷给他量身定制的“头衔”一点不过分。堂兄与爷爷共住一屋,不管爷爷是打盹还是熟睡,是吃饭还是在园内,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知道爷爷耳背,他经常剩其不备,担任“把风”一职,要么“亲自下手”,只要树上长出能吃的,都愿意偷出来和大人

## 嘉 美情怀

## 初秋的情影一闪而过

张庆

按照四季划分,节奏最热烈、戏剧效果最强烈的,要数时间跨度较大的夏季。梅雨穿插,台风肆虐,地表温度几乎冲破水银汞柱的顶端。道路上,如果没有洒水车的及时喷雾,发烫的空气占据每天的大部分时段,挥汗如雨成为常态。此刻,太需要满目秋色的抚慰,于是,我期待。

眼前大块白云的翻卷,让蓝天透出缝隙,可以瞥见志气的高远,原来会通过阴晴不定的气候体现。物候随着气象的瞬息万变,考验着楼宇巨树的坚如磐石。视线之中,翠绿即将向金黄转换的讯息,由季风送达,在我看来,这是秋天提供了触及内心柔软的机会,秋色的铺陈,因坦率直接,可供我将回旋已久的鼓噪与遮蔽看穿。

## 百 味人生

## 美丽断想

唐应淦

色斑,他们的嗓音不再流畅清脆。许多美人,因为放荡的青春,最终承受着愧悔的晚年。姐已是美的,美得勇武的商纣王不理朝政,美得狠心的刽子手晕头转向,可她人生的落幕还是身首异处;阿房宫是美的,绵延七百里,工程之浩大,建筑之华丽,让外敌垂涎的圆明园都汗颜不已,却在冲天火光中见证了秦王朝的寿终正寝。

可我想到了秦怡,想到了季羨林,虽已满头白发,仍然让人肃然起敬。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一代艺人的典范,一代文人的楷模,感动中国。美容一旦与美德结合起来,就会放射出真正的光辉。沉鱼的西施,落雁的昭君,早已香消玉殒,但她们为了国家的复兴,为了民族的和谐,

忍辱负重,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她们的美丽,早已定格在历史的丰碑上,永不消逝。

我还想到了战国齐相邹忌,形貌昳丽,但于美丽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于悠闲时思虑社稷的安危,令人叹服。宋代名相包拯,远非童话世界里的白马王子,可他爱民如子,疾恶如仇,秉公执法,以“包青天”流芳百世。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有一位奇丑无比的卡西莫多,矮小、驼背且凸眼,远非武二郎所能及,可他的爱心同样远非衣冠楚楚的教父所能及,成为文学宝库中高大形象的典型。

曹文轩说:“只有一个东西是永不衰老的,那就是美。”原来,揉和了真善的情怀,美丽是能够永恒的。

家分享。

平时喜欢小呷一口的爷爷,经常一觉醒来,发现树底下枝叶、果子横七竖八,一片狼藉,气得直拿拐杖在地上敲得“咚咚”响。邻居们只要听到老爷子大喊的声音,知道肯定是一帮捣蛋鬼去过了。

气急了的爷爷,喊骂声一浪高过一浪:哪家的讨债鬼来过啦?哪家的炮子哉作怪啦?我家的“小出斑子”呢?给我滚出来,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老爷子骂得津津乐道,捣蛋鬼们却早不见了踪影。

偏僻的树荫下,讨债鬼已奢侈开了。在一堆连叶带果的“战利品”中,先挑最好最熟的吃。只要轻轻一掰,杏仁就“离汤离水”地自动脱落,不等入口,早被那杏香醉倒。放到嘴里,酸甜适中,软糯细滑,一抿即化。吃一半,作一半,没心没肺的主们已打起钱墩子、划起杏核子。

爷爷并不是吝啬之人,经常

把成熟了的枣啊杏的送给左邻右舍。他是心疼果树枝叶被折伤后,影响来年生长,也不忍看到那些未成熟的果子被糟蹋浪费。更关键的是,担心讨债鬼们吃多了那些“半生烂熟”,把肚子弄坏了。不是有句“桃饱杏伤人,李子吃死人”的老话嘛。

在爷爷的骂声中,我们顽皮的童年丰盈了许多。最好的印记,也留在了最珍贵的时光里。亲历了种种,长大后的我才慢慢懂得和理解爷爷当年的良苦用心,爷爷守住的,是一种责任。

俗话说:瓜熟蒂落,果熟自甜。那些被一帮讨债鬼人为捣蛋、恶意挥霍撒落一地的,既不是枣,也不是杏,是地道的原生态,真正的纯天然。

爷爷作古多年,而老人家那超乎寻常又极度可爱的凶狠,现在看来即非刻板、小气。爷爷的煞费口舌,为的是守护本真,为的是良性延续,更多的是充满乡土气息的爱。

一直以为枝丫的舞动,在于宣示对于炎热的抗争,唯其舞姿乏善可陈,往往难以为继,只得举起手中的萧瑟,插在联排草垛之上。一直觉得滚地龙般的暑气,面临偃旗息鼓的命数,唯其扮演的秋老虎,时运不济,很快便会灰溜溜滚落冈下,随波逐流而去。不管怎样,我希望给秋色,一个绚丽丰盈的可能。

凭着走马看花印象的摄取,作为描摹秋色的样本,让神思的随意游走,满怀五色斑斓的点彩呈现。原本笔端想要体现一份清凉的拖曳,却发觉颜料的玄机隐含着情感的宣泄,而对于河流原野的勾勒,必须做好构图的设计,笔触才不至于乱了方寸。秋色虽然来得有点令人手足无措,却往往充满雅俗共赏的趣味。

我的体感逐步适应早晚较大温差的摩挲,有凉风习习,思维变得露水般清醒。失落的蝉声令人有些依依不舍,又何尝不是在为秋的到来吟诵小诗。此刻,背景会以丰收的金色作为首选,金风玉露一相逢,我悄然折叠起情怀的依恋、憧憬秋色的旷达洒脱,如约而至。

由夏走到秋,一步一回首,记住曾经的蓬勃张扬,生活的激情从未消散,只不过换了一种表现方式,变得更为成熟厚重。曾经贴过火焰般的青春光泽,情愫随着落叶变得婉转,给直抵内心的震撼,留出大片空间。而光阴如箭簇,沿着时空隧道飞驰。幸运的是,我看到,初秋的情影一闪而过。